曾经籍籍无名、如今声名赫赫的我们将建设一个美丽新世界：新闻稿十（2020）


© Jane Norling

简·诺林，《姐妹之歌》，加利福尼亚，伯克利，1975

谨以此文献给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 （1925-2020）），他去天堂分发秘密手册了。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917年3月8日（朱利安历2月23日），彼得格勒的纺织工厂中的100名妇女决定罢工。他们走到其他工厂之中，呼吁她们的同行上街示威游行。不久之后，大约20万工人在妇女的领导下上街游行。他们哭着说：“打倒战争！无面包不工作！”这次罢工引发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最终打破了沙皇的统治，俄国革命自此开始。


FRAUENTAG
GEGEN DEN MILITARISMUS FÜR DEN VÖLKERFRIEDEN UND VÖLKER„
VERSÖHNUNG, GEGEN SOZIALE UND POLITISCHE REAKTION 27. MÄRZ
Slama

妇女节，德国，1930

在俄国革命开始之前的七年，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克拉拉·泽特金（Clara Zetkin）在哥本哈根（丹麦）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上提议，每年举行一次国际妇女节。他们选择3月8日是为了纪念1848年的欧洲“三月革命”，当时君主被迫接受名义上的普选权。从1911年起，社会主义妇女在3月8日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一开始妇女节示威游行是她们争取公民权活动的一部分，1914年以后是为了结束战争。她们面临的是可怕的镇压，或许是在沙皇帝国中最残酷的镇压。但镇压并没有阻止妇女们的斗争。

1914年3月8日的抗议活动之前，整个Rabotnitsa（“女工人”）编辑委员会被捕，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Anna Elizarova）急忙召集了一些同志，制作了报纸，然后发出了12000份。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妇女来说，国际妇女节是对残酷的战争和侮辱性的父权制的有力谴责。在1917年的事件中，一位布尔什维克组织者——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塔拉索娃（Ekaterina Pavlovna Tarasova）记得一位女工人曾告诉她：“曾经籍籍无名、如今声名赫赫的我们将建设一个美丽新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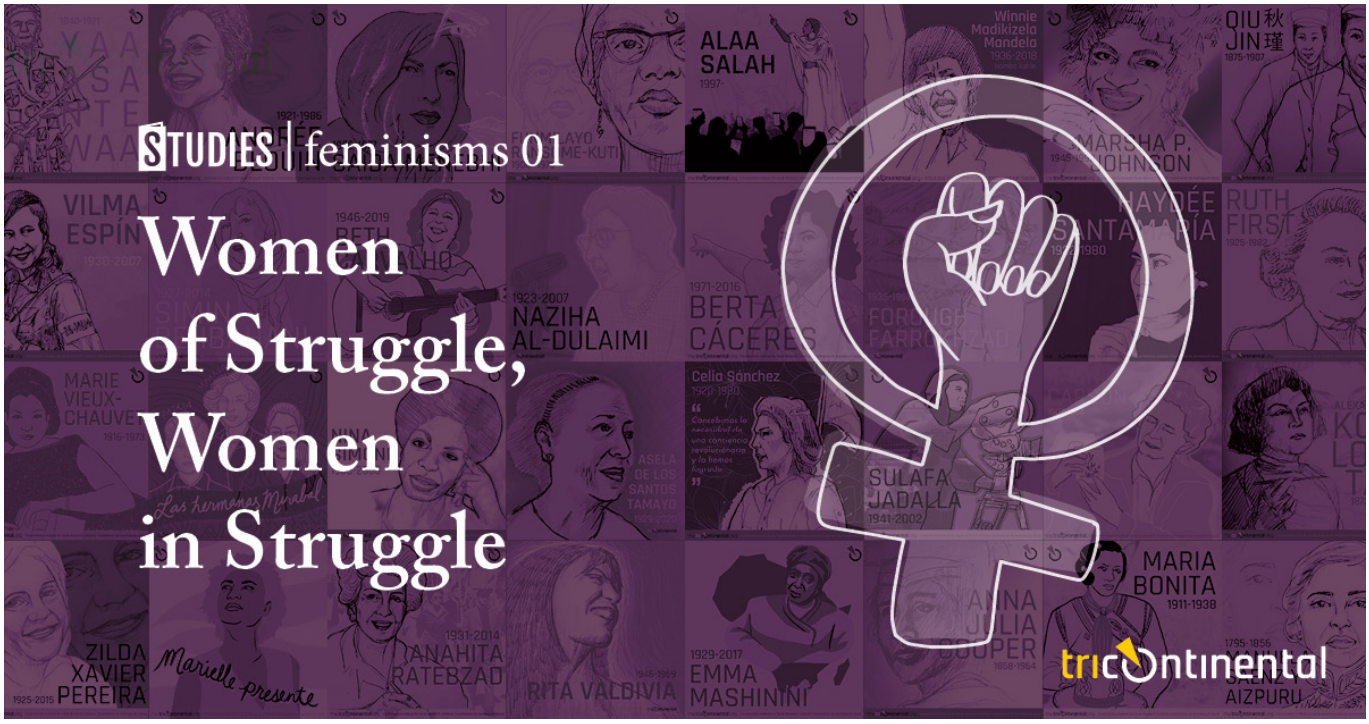


克拉拉·泽特金和她的同志们在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大会上，莫斯科，1921

1920年，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亚历山德拉·科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写道，苏维埃共和国的妇女享

有权利和投票权，但“生活本身并没有绝对改变。我们只是处在为了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被沿袭至今的黑暗和压迫的世界所包围。”眼前的是斗争。第二年，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大会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由于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的努力，联合国最终于1977年**通过了**这项决议。

3月8日这个日子源于像Rabotnitsa编辑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尼娜·阿加扎诺娃（NinaAgadzhanova）这样的人，她后来撰写了精彩的电影剧本——《战舰波将金》（Battleship Potemkin）。她于1917年3月8日跳到有轨电车前，从驾驶员手中抢过钥匙，并宣布彼得格勒市正在罢工。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女权思想，我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团队将发布一系列有关我们的妇女斗争历史的研究。为纪念三八妇女节而于本周发表的开篇手册为这一系列的文章奠定了基础。它分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妇女的处境以及妇女领导的反对紧缩制度和战争的斗争。这篇文章不仅对拉丁美洲、印度和南非社会的危险局势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而且还包括为应对这些不利情况而发展起来的斗争的组织形式。正如我们的团队所写，“受到整个20世纪妇女斗争成果的鼓舞，我们特别致力于强调全球南方的进步运动、女权运动和大规模抵抗运动的进程，并明确我们所处时代的斗争的关键特征。请仔细阅读这篇文章，并在您的运动和人脉网络中分享。该系列的其他文章将在未来几个月发表。

贝塔·卡塞雷斯发表获奖感言，戈德曼环境奖，2015

四年前，2016年3月2日，杀手受雇刺杀了贝塔·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卡塞雷斯是洪都拉斯大众和原住民组织民间委员会（COPINH）的领导人之一。该组织和卡塞雷斯抗议在洪都拉斯西部的瓜尔克切河（Gualcarque River）上修建大坝。建造水坝的公司——Desarrollos Energéticos Sociedad Anónima（DESA）滥用国家的全部权力与她对抗。洪都拉斯警察和军人守卫着该地点，暗杀卡塞雷斯的是前洪都拉斯武装部队成员。对这些人进行审判的证据表明，整个国家，包括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领导的现任政府在内，都是共谋。2009年，美国政府连同洪都

拉斯寡头政府一起推翻了左倾的曼努埃尔·塞拉亚政府。他们把寡头政权和美国青睐的工具扶上总统之位，即像赫尔南德斯这样极右翼的国民党。贝塔·卡塞雷斯不仅被这些杀手杀害，而且被政变间接杀害，而该政变建立了不受惩罚的政府。

我最近与贝塔·卡塞雷斯的女儿贝塔·祖尼加·卡塞雷斯（Bertha Zúniga Cáceres）进行了**交谈**。她告诉我，过去四年对她个人来说和她现在负责协调的COPINH来说都是困难的。杀手已被判入狱，但是策划暗杀的人——DESA公司的所有者和国家机构的人员却尚未受到调查或起诉。但这不是她关注的重点。肩负着社会主义女权传统的重任，祖尼加·卡塞雷斯致力于打击极右翼政府对跨国公司开采资源和破坏洪都拉斯人民权利的大肆欢迎。她告诉我，必须实现“洪都拉斯的重建”。

在枪手闯入南非Abahlali baseMjondolo（译者注：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棚屋的居民”）运动领导人图利·恩德洛夫（Thuli Ndlovu）的住所两年后，贝塔·卡塞雷斯被暗杀。KwaNdengezi（译者注：南非地名）的地方政治领导人对住房发展很感兴趣。恩德洛夫和Abahlali勇于将职业妇女组成一个政治组织，对抗这些领导人所拥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恩德洛夫被暗杀。第二天，Abahlali就暗杀发表了有力的**声明**：“我们的运动感到震惊，但并不意外，”他们写道，“我们知道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在这场斗争中丧生……我们正面临一场战争。争取土地和尊严的斗争仍在继续。”

除了卡塞雷斯和恩德洛夫，还有很多很多的名字

米盖尔·阿兰迪亚·潘多哈，教育，1960年，国家革命纪念碑，玻利维亚拉巴斯

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于2018年进入第二个任期，之前他受到关于选举舞弊的指控，全国因此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埃尔南德斯用催泪瓦斯和实弹回应抗议。美洲国家组织（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办公室里没有反应。针对埃尔南德斯进行的所有麻醉品贩运的调查，都显示使他受到美国政府的青睐。现在整个选举欺诈都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美洲国家组织等组织被当作破坏左倾政府的武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的两位学者进行的一项新**研究**表明，2019年玻利维亚大选中没有欺诈行为。美洲国家组织关于该选举的“初步”报告指控选举欺诈，美国政府和玻利维亚寡头政府利用该报告推翻了埃沃·莫拉莱斯·艾玛（Evo Morales Ayma）政府。莫拉莱斯在阿根廷流亡，极右翼控制着玻利维亚，华盛顿已派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小组“监视”选举（有关玻利维亚选举的情况，请阅读我们的**红色警报六**）。玻利维亚5月3日大选的情况非常糟糕，对莫拉莱斯的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Movement for Socialism, MAS）施行暴力，正是玻利维亚国家机关的所作所为。一位受美国政府贿赂的官员帮忙将洪都拉斯的选举变得名正言顺——**萨尔瓦多·罗梅罗（Salvador Romero）**现在负责玻利维亚的选举。

是什么引发了德里的右翼暴徒的暴力行为？《人民之声》，2020年2月28日

2020年2月23日，在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当选官员的怂恿下，极右翼军团对德里

东北部的穆斯林居民进行了猛烈袭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近五十人丧生，数千人受伤和流离失所。这些暴徒在街上游行，高呼暴力口号，其目的是殴打和杀害人民以及烧毁他们的房屋来恐吓穆斯林。由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政府控制的德里警察与暴徒串通一气，参与了这场由人民党歧视性公民法令引起的可怕暴力行动。

喀拉拉邦民生共融与经济赋权行动为人民建立20万所房屋.

同时，在左翼民主阵线掌权的喀拉拉邦，政府通过其“民生共融与经济赋权行动”（LIFE Mission）刚刚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了20万所房屋。喀拉拉邦首席部长兼共产主义领导人Pinarayi Vijayan说，他的政府将房屋交给人们，不问种姓、宗教或公民身份。他说，他们只问“他们是否有自己的房子”。

历史的一面是修建房屋，另一面却是烧毁它们。

斗争中的女性，播下反抗的种子

3月5日至9日，三千名战士将参加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无地工人运动（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MST）无地妇女会议。他们将在那里强调她们是斗争中的女性，并且她们正在“播下反抗的种子”。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墨西哥妇女将举行罢工。 他们的标语是：#UnDíaSinNosotras——没有我们的一天。

墨西哥妇女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尼娜·阿加扎诺娃不谋而合，她们也敢于拦截有轨电车，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热忱的，Vijay.